

上初中时,我们一帮同学喜欢唱歌,不时交换各自抄录的歌本。因为负责出班上的墙报,我最乐意做的一件事,是把我觉得好听的歌,用毛笔抄到大白纸上,再贴上墙报,课外活动的时候,就跟大家一块儿唱。开始,抄录的都是《马儿啊,你慢些走》《谁不盼俺家好》等,班主任老师很夸奖,后来从一个归国华侨同学的歌本上抄了外国民歌《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班主任就不高兴了,说你们才多大?就哼什么“姑娘啊我要和你见面”,吓得我赶紧摘下来。已经抄录好的我最爱听的,一首歌也再不敢带到学校来。那首歌是风靡一时的《草原之夜》,里面的“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不用说,老师就更会觉得不适合我和同学们的年纪了。

但是,我永远没有放弃对这首歌的喜爱。初中毕业,我下乡到了一个农场,没有了严肃的班主任,那首歌成了我最好的精神伴侣之一。农场在长江的一个沙洲上,高高的堤坝上,一边是浩浩荡荡的江水,一边是

受到热情接待。1954年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揭开了开发大西北的壮丽篇章。伊犁河谷的第四师,是一支由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劲旅。

“可克达拉”早已“改变了模样”:道路宽阔,楼群栉比,绿树成荫,没有了戈壁,没有了荒野,没有了“地窝子”,但兵团人记忆中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1959年,反映农垦生活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在可克达拉农场开拍。接近尾声的一个傍晚,导演张加毅与作曲家田歌骑马踏上草原,天边晚霞红,羊群似白云,一群年轻人围着篝火烧烤猎物,其中一个弹着都塔尔纵情歌唱。

“灵感来啦!”张加毅抑制着激动,对田歌说。从衣袋摸出个空烟盒,用铅笔头匆匆记下:“夜色、美丽、弹琴、姑娘、明天、美好”,回到“地窝子”,半小时便写出了《草原之夜》的歌词。

拿到歌词,田歌反复默念,随即一边拉起小提琴,一边哼唱:“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

就来一辆,等车的心理感受度好。有时因红绿灯的原因,2到3辆车几乎同时到达,也是常有的事。双层的叮车,每层的两边均有座位。与内地上车就刷卡的方式不同,叮车是后门上车,前门刷卡下车。且叮车上车是一人一杆,大概是考虑热闹地段时让人流有序进入。

叮车乘客中有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也有购买柴米油盐的港人,自然也包括像我这样到港照顾孙辈的“港漂”。在多彩的人群中,不乏老外,有亚裔面孔,也有金发碧眼的欧美人。在周末又可见休闲的菲佣三五结伴搭车外出。有意思的是,一些观光客把叮车当作性价比高的旅游线路,就像在上海有人把坐轮渡当作浦江之旅,这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叮车是香港的城市名片,来来往往的叮车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移动的观景台。优越地穿行于港岛的中轴线上,窗外或是高楼大厦或是商贾之地或是充满市井气的居民区,它将香港新旧交替的都市景观与人文风貌,透过车窗展现在乘客的眼前。

的学术图书找到最忠实的读者”这一出版理想成为可能。作为复旦大学1980级中文系学子,四年的求学时光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独特而深刻的理解。黄浦江畔的晨读,梧桐树下的沉思,图书馆里的遨游——这些青春记忆与上海的文化气息早已水乳交融。而作为团结出版社一员,我与上海书展的缘分则始于更早的岁月。每年盛夏,我们都会精心筹备,力求为读者呈现多元的文化盛宴。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风尚的形成,书展这个平台让我们与读者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

2020年,我们推出的《春天的约会——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两会手记》在书展现场发布,这部国内首部全景式记录中国两会的政协委员日记,获得了读者热烈反响。2023年,我们以

“用古典诗歌书写当下”为主题,邀请复旦汪涌豪教授等学者探讨旧体诗创作,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2024年,《先秦上古一万年》《闻木:周默四十年田野考察笔记》等十多好书的推荐,以及“食尚民国系列图书”新书分享会上关于民国饮食文化的探讨,无不彰显着书展对文化传承的坚持与创新。

2025年上海书展期间,团结出版社将以8场精彩纷呈的新书活动惊艳亮相,为读者奉上一场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文化盛宴。从《中国古代读书故事》的智慧传承,到《书中人世》的现世思考;到《图解西游》的独特视角,到《川军出川》的历史回响,这些精心策划的图书活动将带领读者穿梭于不同时空,体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风向标,上海书展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图书盛会之一。它的成功生动诠释了

# 《草原之夜》的故事

陈世旭

眼望不到边的棉花地,将近十年时间,我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堤坝上轻轻地哼唱,唱得最多的就是《草原之夜》。想象着农场越来越好,像歌里的“可克达拉”一样“改变了模样”,想象着学校里那个声音特别好听的女生会突然出现在身边,像以前一样一块唱歌。

后来我离开了农场,离开了那样的情境,但与《草原之夜》始终不离不弃。不论在嘈杂的乡镇,还是在都市的高楼,夜晚一旦安静下来,心里常常就会响起《草原之夜》的旋律,眼前就会出现一片葱郁的散发着花草气息的草原。心里有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有一天一定要去一趟“可克达拉”。

三十六年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1998年,我随一群作家走访新疆,行程结束,我说出了多年的愿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宣传部当即答应了我的请求。两天后我到了北疆伊犁河谷兵团四师六十四团驻地——可克达拉农场,

第二天是拜师的正日子。于航的朋友燕姐是他在唐山的真正提携者,作为唐山房地产商的燕姐曾经帮他这个来自天津农村的小子在唐山真正站了起来。这一次的拜师仪式就是在燕姐家的漂亮庭院里举办的。我妈妈的学生、已经是唐山评剧界领军人物的评剧演员罗慧琴也带着几个徒弟来参加。我和查理坐在两个大师椅上,接受了于航的敬茶。互赠礼物以后,开始了表演环节。慧琴的学生们开嗓,接着是慧琴唱,记忆中的她的嗓音十分清亮,当年我妈妈就说罗慧琴唱她的新派非常适合,因为声音和颜值都贴近师傅。于航也唱了,他是由喜欢听到喜欢唱,唱流行歌也唱评剧,属于业余歌者中的佼佼者。因为经常唱歌,所以也就有理由拜我为师了。当天我也要唱,唱了一首欢快歌曲《一杯美酒》,作为新凤霞的女儿还要唱评剧,于是又唱一段评剧。拜师礼上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步骤,就是师徒间要互赠礼物。我送给于航的礼物是一本我的散文集,另外借花献佛,把查理在北京恢复作画后的第一张宣纸油画《五彩缤纷》赠给了他。于航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件,一个是一部新款手机,另一个就是直播时用的声卡器。这两样都很合我意,喜欢喜欢!心想于航真是个让人心生欢喜的徒弟,知道师傅心里所想,我想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呢?男孩子总不能说是贴心小棉袄吧,那就说是个穿起来可脚的小皮靴行不行?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想过于仔细地介绍于航拜我为师的过程,我是想说一下唐山这个城市的。人们都知道那场大地震曾经把唐山震得几乎平了个底朝天。但是,49年以后呢?当年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幅鸟语花香人间美景图。世间事情,不破不立。谁能知道,当年的大破坏却孕育了今天的盛世蓝图。在经过了唐山地震博物馆的展览以后,这种体会切肤至深。

今天的唐山,美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而我在唐山,有了一个徒弟,叫于航。说他大,是因为虽然跟我学歌唱的学生有很多,但是喊我“师傅”的却只有他一个。

于航拜师了。以前说了好几次了,不过这次是真的拜师了。六月底,于航就问我:师傅,咱拜师的时间定在7月27号行不行?我说,行啊!这回你得给我磕头啦?是啊,师傅!磕!

对于这样的拜师会,我有一种期待,因为我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拜师。我曾经见过妈妈收徒弟,后来又见过妈妈的徒弟收徒弟,妈妈已经有了好几代的徒弟徒弟了。戏曲圈的传承都是讲究搞拜师仪式的,这是惯例。我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但却是学习了音乐,从此踏入另一个圈子。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于航,他来自唐山,而唐山是我调任的根据地,他对戏曲行里的许多规矩比我都懂。他在直播间里和我连麦唱评剧,唱我妈妈新凤霞的代表唱段,同时也唱歌,唱得挺好。我表扬了他,他就此直接喊我“师傅”了,这就是完全按照戏曲圈的习惯而做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喊我师傅,哪天你也按照戏曲圈的做法给我拜师磕头,让我也过一回当师傅的瘾。他嘻嘻哈哈地回答我:“没问题啊,师傅!”谁知不久,这事就成真了。

拜师会定在唐山进行。我和先生查理把时间安排了出来,拜师的前一天于航开车来北京接我们,还有两个朋友也一起过去。唐山离北京不远,两小时不到就到达了。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先去了河头老街,这是来唐山必去的第一打卡地。我去年曾经去过一次,而这次我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降低,这里太好玩了。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许多间不同的小单元,各类不同的吃食,高高低低的地势,一会儿一个小小道引你来到另一个洞天,一会儿是棋子烧饼,这种像象棋子大小的夹肉烧饼非常好吃,北京可没有。还有各种不同的小吃,烧鸡、烤鸭、小馅饼、冰饮……那一条人工河上空飞舞着长裙流苏、手里拿着花篮从半空中撒下五彩花瓣的几个古装小仙女,旁边有小巧玲珑的小食楼,一间间售卖不同食品的窗口露出食客们一双双闪着好奇目光的眼睛。星光下,这里灯光闪烁,亮如白昼。大家吃得饱饱了,又累又饱,又走到平地上,穿过亮闪闪红光晶莹的河上长廊,回到酒店。

第二天是拜师的正日子。于航的朋友燕姐是他在唐山的真正提携者,作为唐山房地产商的燕姐曾经帮他这个来自天津农村的小子在唐山真正站了起来。这一次的拜师仪式就是在燕姐家的漂亮庭院里举办的。我妈妈的学生、已经是唐山评剧界领军人物的评剧演员罗慧琴也带着几个徒弟来参加。我和查理坐在两个大师椅上,接受了于航的敬茶。互赠礼物以后,开始了表演环节。慧琴的学生们开嗓,接着是慧琴唱,记忆中的她的嗓音十分清亮,当年我妈妈就说罗慧琴唱她的新派非常适合,因为声音和颜值都贴近师傅。于航也唱了,他是由喜欢听到喜欢唱,唱流行歌也唱评剧,属于业余歌者中的佼佼者。因为经常唱歌,所以也就有理由拜我为师了。当天我也要唱,唱了一首欢快歌曲《一杯美酒》,作为新凤霞的女儿还要唱评剧,于是又唱一段评剧。拜师礼上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步骤,就是师徒间要互赠礼物。我送给于航的礼物是一本我的散文集,另外借花献佛,把查理在北京恢复作画后的第一张宣纸油画《五彩缤纷》赠给了他。于航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件,一个是一部新款手机,另一个就是直播时用的声卡器。这两样都很合我意,喜欢喜欢!心想于航真是个让人心生欢喜的徒弟,知道师傅心里所想,我想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呢?男孩子总不能说是贴心小棉袄吧,那就说是个穿起来可脚的小皮靴行不行?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想过于仔细地介绍于航拜我为师的过程,我是想说一下唐山这个城市的。人们都知道那场大地震曾经把唐山震得几乎平了个底朝天。但是,49年以后呢?当年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幅鸟语花香人间美景图。世间事情,不破不立。谁能知道,当年的大破坏却孕育了今天的盛世蓝图。在经过了唐山地震博物馆的展览以后,这种体会切肤至深。

今天的唐山,美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而我在唐山,有了一个徒弟,叫于航。说他大,是因为虽然跟我学歌唱的学生有很多,但是喊我“师傅”的却只有他一个。

于航拜师了。以前说了好几次了,不过这次是真的拜师了。六月底,于航就问我:师傅,咱拜师的时间定在7月27号行不行?我说,行啊!这回你得给我磕头啦?是啊,师傅!磕!

对于这样的拜师会,我有一种期待,因为我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拜师。我曾经见过妈妈收徒弟,后来又见过妈妈的徒弟收徒弟,妈妈已经有了好几代的徒弟徒弟了。戏曲圈的传承都是讲究搞拜师仪式的,这是惯例。我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但却是学习了音乐,从此踏入另一个圈子。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于航,他来自唐山,而唐山是我调任的根据地,他对戏曲行里的许多规矩比我都懂。他在直播间里和我连麦唱评剧,唱我妈妈新凤霞的代表唱段,同时也唱歌,唱得挺好。我表扬了他,他就此直接喊我“师傅”了,这就是完全按照戏曲圈的习惯而做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喊我师傅,哪天你也按照戏曲圈的做法给我拜师磕头,让我也过一回当师傅的瘾。他嘻嘻哈哈地回答我:“没问题啊,师傅!”谁知不久,这事就成真了。

拜师会定在唐山进行。我和先生查理把时间安排了出来,拜师的前一天于航开车来北京接我们,还有两个朋友也一起过去。唐山离北京不远,两小时不到就到达了。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先去了河头老街,这是来唐山必去的第一打卡地。我去年曾经去过一次,而这次我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降低,这里太好玩了。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许多间不同的小单元,各类不同的吃食,高高低低的地势,一会儿一个小小道引你来到另一个洞天,一会儿是棋子烧饼,这种像象棋子大小的夹肉烧饼非常好吃,北京可没有。还有各种不同的小吃,烧鸡、烤鸭、小馅饼、冰饮……那一条人工河上空飞舞着长裙流苏、手里拿着花篮从半空中撒下五彩花瓣的几个古装小仙女,旁边有小巧玲珑的小食楼,一间间售卖不同食品的窗口露出食客们一双双闪着好奇目光的眼睛。星光下,这里灯光闪烁,亮如白昼。大家吃得饱饱了,又累又饱,又走到平地上,穿过亮闪闪红光晶莹的河上长廊,回到酒店。

第二天是拜师的正日子。于航的朋友燕姐是他在唐山的真正提携者,作为唐山房地产商的燕姐曾经帮他这个来自天津农村的小子在唐山真正站了起来。这一次的拜师仪式就是在燕姐家的漂亮庭院里举办的。我妈妈的学生、已经是唐山评剧界领军人物的评剧演员罗慧琴也带着几个徒弟来参加。我和查理坐在两个大师椅上,接受了于航的敬茶。互赠礼物以后,开始了表演环节。慧琴的学生们开嗓,接着是慧琴唱,记忆中的她的嗓音十分清亮,当年我妈妈就说罗慧琴唱她的新派非常适合,因为声音和颜值都贴近师傅。于航也唱了,他是由喜欢听到喜欢唱,唱流行歌也唱评剧,属于业余歌者中的佼佼者。因为经常唱歌,所以也就有理由拜我为师了。当天我也要唱,唱了一首欢快歌曲《一杯美酒》,作为新凤霞的女儿还要唱评剧,于是又唱一段评剧。拜师礼上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步骤,就是师徒间要互赠礼物。我送给于航的礼物是一本我的散文集,另外借花献佛,把查理在北京恢复作画后的第一张宣纸油画《五彩缤纷》赠给了他。于航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件,一个是一部新款手机,另一个就是直播时用的声卡器。这两样都很合我意,喜欢喜欢!心想于航真是个让人心生欢喜的徒弟,知道师傅心里所想,我想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呢?男孩子总不能说是贴心小棉袄吧,那就说是个穿起来可脚的小皮靴行不行?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想过于仔细地介绍于航拜我为师的过程,我是想说一下唐山这个城市的。人们都知道那场大地震曾经把唐山震得几乎平了个底朝天。但是,49年以后呢?当年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幅鸟语花香人间美景图。世间事情,不破不立。谁能知道,当年的大破坏却孕育了今天的盛世蓝图。在经过了唐山地震博物馆的展览以后,这种体会切肤至深。

今天的唐山,美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而我在唐山,有了一个徒弟,叫于航。说他大,是因为虽然跟我学歌唱的学生有很多,但是喊我“师傅”的却只有他一个。

于航拜师了。以前说了好几次了,不过这次是真的拜师了。六月底,于航就问我:师傅,咱拜师的时间定在7月27号行不行?我说,行啊!这回你得给我磕头啦?是啊,师傅!磕!

对于这样的拜师会,我有一种期待,因为我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拜师。我曾经见过妈妈收徒弟,后来又见过妈妈的徒弟收徒弟,妈妈已经有了好几代的徒弟徒弟了。戏曲圈的传承都是讲究搞拜师仪式的,这是惯例。我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但却是学习了音乐,从此踏入另一个圈子。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于航,他来自唐山,而唐山是我调任的根据地,他对戏曲行里的许多规矩比我都懂。他在直播间里和我连麦唱评剧,唱我妈妈新凤霞的代表唱段,同时也唱歌,唱得挺好。我表扬了他,他就此直接喊我“师傅”了,这就是完全按照戏曲圈的习惯而做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喊我师傅,哪天你也按照戏曲圈的做法给我拜师磕头,让我也过一回当师傅的瘾。他嘻嘻哈哈地回答我:“没问题啊,师傅!”谁知不久,这事就成真了。

受到热情接待。1954年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揭开了开发大西北的壮丽篇章。伊犁河谷的第四师,是一支由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劲旅。

“可克达拉”早已“改变了模样”:道路宽阔,楼群栉比,绿树成荫,没有了戈壁,没有了荒野,没有了“地窝子”,但兵团人记忆中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1959年,反映农垦生活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在可克达拉农场开拍。接近尾声的一个傍晚,导演张加毅与作曲家田歌骑马踏上草原,天边晚霞红,羊群似白云,一群年轻人围着篝火烧烤猎物,其中一个弹着都塔尔纵情歌唱。

“灵感来啦!”张加毅抑制着激动,对田歌说。从衣袋摸出个空烟盒,用铅笔头匆匆记下:“夜色、美丽、弹琴、姑娘、明天、美好”,回到“地窝子”,半小时便写出了《草原之夜》的歌词。

拿到歌词,田歌反复默念,随即一边拉起小提琴,一边哼唱:“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

就来一辆,等车的心理感受度好。有时因红绿灯的原因,2到3辆车几乎同时到达,也是常有的事。双层的叮车,每层的两边均有座位。与内地上车就刷卡的方式不同,叮车是后门上车,前门刷卡下车。且叮车上车是一人一杆,大概是考虑热闹地段时让人流有序进入。

叮车乘客中有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也有购买柴米油盐的港人,自然也包括像我这样到港照顾孙辈的“港漂”。在多彩的人群中,不乏老外,有亚裔面孔,也有金发碧眼的欧美人。在周末又可见休闲的菲佣三五结伴搭车外出。有意思的是,一些观光客把叮车当作性价比高的旅游线路,就像在上海有人把坐轮渡当作浦江之旅,这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叮车是香港的城市名片,来来往往的叮车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移动的观景台。优越地穿行于港岛的中轴线上,窗外或是高楼大厦或是商贾之地或是充满市井气的居民区,它将香港新旧交替的都市景观与人文风貌,透过车窗展现在乘客的眼前。

的学术图书找到最忠实的读者”这一出版理想成为可能。作为复旦大学1980级中文系学子,四年的求学时光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独特而深刻的理解。黄浦江畔的晨读,梧桐树下的沉思,图书馆里的遨游——这些青春记忆与上海的文化气息早已水乳交融。而作为团结出版社一员,我与上海书展的缘分则始于更早的岁月。每年盛夏,我们都会精心筹备,力求为读者呈现多元的文化盛宴。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风尚的形成,书展这个平台让我们与读者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

2020年,我们推出的《春天的约会——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两会手记》在书展现场发布,这部国内首部全景式记录中国两会的政协委员日记,获得了读者热烈反响。2023年,我们以

“用古典诗歌书写当下”为主题,邀请复旦汪涌豪教授等学者探讨旧体诗创作,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2024年,《先秦上古一万年》《闻木:周默四十年田野考察笔记》等十多好书的推荐,以及“食尚民国系列图书”新书分享会上关于民国饮食文化的探讨,无不彰显着书展对文化传承的坚持与创新。

2025年上海书展期间,团结出版社将以8场精彩纷呈的新书活动惊艳亮相,为读者奉上一场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文化盛宴。从《中国古代读书故事》的智慧传承,到《书中人世》的现世思考;到《图解西游》的独特视角,到《川军出川》的历史回响,这些精心策划的图书活动将带领读者穿梭于不同时空,体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重要风向标,上海书展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图书盛会之一。它的成功生动诠释了

阅读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书展滋养城市文化,城市反哺书展成长。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使“书香味”成为上海最鲜明的文化特质,也让书展成为建设“阅读之城”的核心推动力。

在数字化阅读日益普及的今天,上海书展依然坚守着纸质阅读的温度与质感。它不仅是图书展示的平台,更是思想交流的场域、文化创新的实验室。这场持续二十一年的“读书人的约会”,已然升华为整座城市的“精神狂欢”。

它记录着上海的文化记忆,塑造着上海的文化品格,也预示着上海的文化未来。

当书香与城市气息相互浸润,当阅读与生活诗意交融,上海书展便完成了它最本质的使命——让文化成为城市的灵魂,让阅读成为生活的常态。

一场流动的盛宴,请看明日专栏。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一夜新凉是立秋 (中国画)李知弥

窗外忽然响起喝彩声——一群兵团战士一直趴在窗外,不约而同鼓掌欢呼。

歌曲《草原之夜》就此问世。如有神助!悠扬婉转、情感细腻的旋律,融合了蒙古民歌的奔放与深沉,马头琴般的音色与舒缓的节奏,营造出草原的辽阔与宁静。深情的歌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遥远的思念与美好的渴望。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就像一泓清泉,渗透每一个人的心房。

1985年,《草原之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图书漂流”,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就出现了。早年,上海文明办也曾发起“图书漂流”活动,首次共“起漂”了2万余册图书,这些图书以全新的阅读方式,放在了街道图书馆、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取书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图书的封面或封底都贴有一张设计温馨的带有蒲公英标记的小标签,上面写着:“我是一本‘漂流书’,我不属于任何人。欢迎您阅读我,也希望您帮助我继续漂流。”

这一“爱能释手”的公益读书推广活动令我兴奋和向往。我非常乐意成为该活动的无偿捐献者,积极投身者,努力放飞我自己写的书,我主编的书,我购买的,让我的书不再孤芳自赏,去漂流,去交友,去游遍神州。

也许有朋友会问,图书在漂流过程中,是否会被一些私心者截留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有一位63岁的美国人,他已经放飞了16312本书,尽管其中只有1794本书经上网查询后知道有人拾获,并在继续漂流,可他仍然乐此不疲。

书的价值就在于被传阅,如果都能尊重传递者的无私情怀,信任图书分享者的内在素质,图书一定会继续漂流下去。

阅读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书展滋养城市文化,城市反哺书展成长。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使“书香味”成为上海最鲜明的文化特质,也让书展成为建设“阅读之城”的核心推动力。

在数字化阅读日益普及的今天,上海书展依然坚守着纸质阅读的温度与质感。它不仅是图书展示的平台,更是思想交流的场域、文化创新的实验室。这场持续二十一年的“读书人的约会”,已然升华为整座城市的“精神狂欢”。

它记录着上海的文化记忆,塑造着上海的文化品格,也预示着上海的文化未来。

当书香与城市气息相互浸润,当阅读与生活诗意交融,上海书展便完成了它最本质的使命——让文化成为城市的灵魂,让阅读成为生活的常态。

一场流动的盛宴,请看明日专栏。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责编:郭影

于航拜师了。以前说了好几次了,不过这次是真的拜师了。六月底,于航就问我:师傅,咱拜师的时间定在7月27号行不行?我说,行啊!这回你得给我磕头啦?是啊,师傅!磕!

对于这样的拜师会,我有一种期待,因为我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拜师。我曾经见过妈妈收徒弟,后来又见过妈妈的徒弟收徒弟,妈妈已经有了好几代的徒弟徒弟了。戏曲圈的传承都是讲究搞拜师仪式的,这是惯例。我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但却是学习了音乐,从此踏入另一个圈子。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于航,他来自唐山,而唐山是我调任的根据地,他对戏曲行里的许多规矩比我都懂。他在直播间里和我连麦唱评剧,唱我妈妈新凤霞的代表唱段,同时也唱歌,唱得挺好。我表扬了他,他就此直接喊我“师傅”了,这就是完全按照戏曲圈的习惯而做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喊我师傅,哪天你也按照戏曲圈的做法给我拜师磕头,让我也过一回当师傅的瘾。他嘻嘻哈哈地回答我:“没问题啊,师傅!”谁知不久,这事就成真了。

拜师会定在唐山进行。我和先生查理把时间安排了出来,拜师的前一天于航开车来北京接我们,还有两个朋友也一起过去。唐山离北京不远,两小时不到就到达了。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先去了河头老街,这是来唐山必去的第一打卡地。我去年曾经去过一次,而这次我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降低,这里太好玩了。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许多间不同的小单元,各类不同的吃食,高高低低的地势,一会儿一个小小道引你来到另一个洞天,一会儿是棋子烧饼,这种像象棋子大小的夹肉烧饼非常好吃,北京可没有。还有各种不同的小吃,烧鸡、烤鸭、小馅饼、冰饮……那一条人工河上空飞舞着长裙流苏、手里拿着花篮从半空中撒下五彩花瓣的几个古装小仙女,旁边有小巧玲珑的小食楼,一间间售卖不同食品的窗口露出食客们一双双闪着好奇目光的眼睛。星光下,这里灯光闪烁,亮如白昼。大家吃得饱饱了,又累又饱,又走到平地上,穿过亮闪闪红光晶莹的河上长廊,回到酒店。

第二天是拜师的正日子。于航的朋友燕姐是他在唐山的真正提携者,作为唐山房地产商的燕姐曾经帮他这个来自天津农村的小子在唐山真正站了起来。这一次的拜师仪式就是在燕姐家的漂亮庭院里举办的。我妈妈的学生、已经是唐山评剧界领军人物的评剧演员罗慧琴也带着几个徒弟来参加。我和查理坐在两个大师椅上,接受了于航的敬茶。互赠礼物以后,开始了表演环节。慧琴的学生们开嗓,接着是慧琴唱,记忆中的她的嗓音十分清亮,当年我妈妈就说罗慧琴唱她的新派非常适合,因为声音和颜值都贴近师傅。于航也唱了,他是由喜欢听到喜欢唱,唱流行歌也唱评剧,属于业余歌者中的佼佼者。因为经常唱歌,所以也就有理由拜我为师了。当天我也要唱,唱了一首欢快歌曲《一杯美酒》,作为新凤霞的女儿还要唱评剧,于是又唱一段评剧。拜师礼上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步骤,就是师徒间要互赠礼物。我送给于航的礼物是一本我的散文集,另外借花献佛,把查理在北京恢复作画后的第一张宣纸油画《五彩缤纷》赠给了他。于航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件,一个是一部新款手机,另一个就是直播时用的声卡器。这两样都很合我意,喜欢喜欢!心想于航真是个让人心生欢喜的徒弟,知道师傅心里所想,我想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呢?男孩子总不能说是贴心小棉袄吧,那就说是个穿起来可脚的小皮靴行不行?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想过于仔细地介绍于航拜我为师的过程,我是想说一下唐山这个城市的。人们都知道那场大地震曾经把唐山震得几乎平了个底朝天。但是,49年以后呢?当年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幅鸟语花香人间美景图。世间事情,不破不立。谁能知道,当年的大破坏却孕育了今天的盛世蓝图。在经过了唐山地震博物馆的展览以后,这种体会切肤至深。

今天的唐山,美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而我在唐山,有了一个徒弟,叫于航。说他大,是因为虽然跟我学歌唱的学生有很多,但是喊我“师傅”的却只有他一个。

于航拜师了。以前说了好几次了,不过这次是真的拜师了。六月底,于航就问我:师傅,咱拜师的时间定在7月27号行不行?我说,行啊!这回你得给我磕头啦?是啊,师傅!磕!

对于这样的拜师会,我有一种期待,因为我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拜师。我曾经见过妈妈收徒弟,后来又见过妈妈的徒弟收徒弟,妈妈已经有了好几代的徒弟徒弟了。戏曲圈的传承都是讲究搞拜师仪式的,这是惯例。我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但却是学习了音乐,从此踏入另一个圈子。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于航,他来自唐山,而唐山是我调任的根据地,他对戏曲行里的许多规矩比我都懂。他在直播间里和我连麦唱评剧,唱我妈妈新凤霞的代表唱段,同时也唱歌,唱得挺好。我表扬了他,他就此直接喊我“师傅”了,这就是完全按照戏曲圈的习惯而做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喊我师傅,哪天你也按照戏曲圈的做法给我拜师磕头,让我也过一回当师傅的瘾。他嘻嘻哈哈地回答我:“没问题啊,师傅!”谁知不久,这事就成真了。

拜师会定在唐山进行。我和先生查理把时间安排了出来,拜师的前一天于航开车来北京接我们,还有两个朋友也一起过去。唐山离北京不远,两小时不到就到达了。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先去了河头老街,这是来唐山必去的第一打卡地。我去年曾经去过一次,而这次我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降低,这里太好玩了。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许多间不同的小单元,各类不同的吃食,高高低低的地势,一会儿一个小小道引你来到另一个洞天,一会儿是棋子烧饼,这种像象棋子大小的夹肉烧饼非常好吃,北京可没有。还有各种不同的小吃,烧鸡、烤鸭、小馅饼、冰饮……那一条人工河上空飞舞着长裙流苏、手里拿着花篮从半空中撒下五彩花瓣的几个古装小仙女,旁边有小巧玲珑的小食楼,一间间售卖不同食品的窗口露出食客们一双双闪着好奇目光的眼睛。星光下,这里灯光闪烁,亮如白昼。大家吃得饱饱了,又累又饱,又走到平地上,穿过亮闪闪红光晶莹的河上长廊,回到酒店。

第二天是拜师的正日子。于航的朋友燕姐是他在唐山的真正提携者,作为唐山房地产商的燕姐曾经帮他这个来自天津农村的小子在唐山真正站了起来。这一次的拜师仪式就是在燕姐家的漂亮庭院里举办的。我妈妈的学生、已经是唐山评剧界领军人物的评剧演员罗慧琴也带着几个徒弟来参加。我和查理坐在两个大师椅上,接受了于航的敬茶。互赠礼物以后,开始了表演环节。慧琴的学生们开嗓,接着是慧琴唱,记忆中的她的嗓音十分清亮,当年我妈妈就说罗慧琴唱她的新派非常适合,因为声音和颜值都贴近师傅。于航也唱了,他是由喜欢听到喜欢唱,唱流行歌也唱评剧,属于业余歌者中的佼佼者。因为经常唱歌,所以也就有理由拜我为师了。当天我也要唱,唱了一首欢快歌曲《一杯美酒》,作为新凤霞的女儿还要唱评剧,于是又唱一段评剧。拜师礼上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步骤,就是师徒间要互赠礼物。我送给于航的礼物是一本我的散文集,另外借花献佛,把查理在北京恢复作画后的第一张宣纸油画《五彩缤纷》赠给了他。于航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件,一个是一部新款手机,另一个就是直播时用的声卡器。这两样都很合我意,喜欢喜欢!心想于航真是个让人心生欢喜的徒弟,知道师傅心里所想,我想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呢?男孩子总不能说是贴心小棉袄吧,那就说是个穿起来可脚的小皮靴行不行?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想过于仔细地介绍于航拜我为师的过程,我是想说一下唐山这个城市的。人们都知道那场大地震曾经把唐山震得几乎平了个底朝天。但是,49年以后呢?当年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幅鸟语花香人间美景图。世间事情,不破不立。谁能知道,当年的大破坏却孕育了今天的盛世蓝图。在经过了唐山地震博物馆的展览以后,这种体会切肤至深。

今天的唐山,美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而我在唐山,有了一个徒弟,叫于航。说他大,是因为虽然跟我学歌唱的学生有很多,但是喊我“师傅”的却只有他一个。

于航拜师了。以前说了好几次了,不过这次是真的拜师了。六月底,于航就问我:师傅,咱拜师的时间定在7月27号行不行?我说,行啊!这回你得给我磕头啦?是啊,师傅!磕!

对于这样的拜师会,我有一种期待,因为我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拜师。我曾经见过妈妈收徒弟,后来又见过妈妈的徒弟收徒弟,妈妈已经有了好几代的徒弟徒弟了。戏曲圈的传承都是讲究搞拜师仪式的,这是惯例。我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但却是学习了音乐,从此踏入另一个圈子。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于航,他来自唐山,而唐山是我调任的根据地,他对戏曲行里的许多规矩比我都懂。他在直播间里和我连麦唱评剧,唱我妈妈新凤霞的代表唱段,同时也唱歌,唱得挺好。我表扬了他,他就此直接喊我“师傅”了,这就是完全按照戏曲圈的习惯而做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喊我师傅,哪天你也按照戏曲圈的做法给我拜师磕头,让我也过一回当师傅的瘾。他嘻嘻哈哈地回答我:“没问题啊,师傅!”谁知不久,这事就成真了。

拜师会定在唐山进行。我和先生查理把时间安排了出来,拜师的前一天于航开车来北京接我们,还有两个朋友也一起过去。唐山离北京不远,两小时不到就到达了。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先去了河头老街,这是来唐山必去的第一打卡地。我去年曾经去过一次,而这次我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降低,这里太好玩了。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许多间不同的小单元,各类不同的吃食,高高低低的地势,一会儿一个小小道引你来到另一个洞天,一会儿是棋子烧饼,这种像象棋子大小的夹肉烧饼非常好吃,北京可没有。还有各种不同的小吃,烧鸡、烤鸭、小馅饼、冰饮……那一条人工河上空飞舞着长裙流苏、手里拿着花篮从半空中撒下五彩花瓣的几个古装小仙女,旁边有小巧玲珑的小食楼,一间间售卖不同食品的窗口露出食客们一双双闪着好奇目光的眼睛。星光下,这里灯光闪烁,亮如白昼。大家吃得饱饱了,又累又饱,又走到平地上,穿过亮闪闪红光晶莹的河上长廊,回到酒店。

第二天是拜师的正日子。于航的朋友燕姐是他在唐山的真正提携者,作为唐山房地产商的燕姐曾经帮他这个来自天津农村的小子在唐山真正站了起来。这一次的拜师仪式就是在燕姐家的漂亮庭院里举办的。我妈妈的学生、已经是唐山评剧界领军人物的评剧演员罗慧琴也带着几个徒弟来参加。我和查理坐在两个大师椅上,接受了于航的敬茶。互赠礼物以后,开始了表演环节。慧琴的学生们开嗓,接着是慧琴唱,记忆中的她的嗓音十分清亮,当年我妈妈就说罗慧琴唱她的新派非常适合,因为声音和颜值都贴近师傅。于航也唱了,他是由喜欢听到喜欢唱,唱流行歌也唱评剧,属于业余歌者中的佼佼者。因为经常唱歌,所以也就有理由拜我为师了。当天我也要唱,唱了一首欢快歌曲《一杯美酒》,作为新凤霞的女儿还要唱评剧,于是又唱一段评剧。拜师礼上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步骤,就是师徒间要互赠礼物。我送给于航的礼物是一本我的散文集,另外借花献佛,把查理在北京恢复作画后的第一张宣纸油画《五彩缤纷》赠给了他。于航送给我的礼物有两件,一个是一部新款手机,另一个就是直播时用的声卡器。这两样都很合我意,喜欢喜欢!心想于航真是个让人心生欢喜的徒弟,知道师傅心里所想,我想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呢?男孩子总不能说是贴心小棉袄吧,那就说是个穿起来可脚的小皮靴行不行?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想过于仔细地介绍于航拜我为师的过程,我是想说一下唐山这个城市的。人们都知道那场大地震曾经把唐山震得几乎平了个底朝天。但是,49年以后呢?当年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幅鸟语花香人间美景图。世间事情,不破不立。谁能知道,当年的大破坏却孕育了今天的盛世蓝图。在经过了唐山地震博物馆的展览以后,这种体会切肤至深。

今天的唐山,美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而我在唐山,有了一个徒弟,叫于航。说他大,是因为虽然跟我学歌唱的学生有很多,但是喊我“师傅”的却只有他一个。

于航拜师了。以前说了好几次了,不过这次是真的拜师了。六月底,于航就问我:师傅,咱拜师的时间定在7月27号行不行?我说,行啊!这回你得给我磕头啦?是啊,师傅!磕!

对于这样的拜师会,我有一种期待,因为我从未真正体验过这样的拜师。我曾经见过妈妈收徒弟,后来又见过妈妈的徒弟收徒弟,妈妈已经有了好几代的徒弟徒弟了。戏曲圈的传承都是讲究搞拜师仪式的,这是惯例。我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这些,但却是学习了音乐,从此踏入另一个圈子。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于航,他来自唐山,而唐山是我调任的根据地,他对戏曲行里的许多规矩比我都懂。他在直播间里和我连麦唱评剧,唱我妈妈新凤霞的代表唱段,同时也唱歌,唱得挺好。我表扬了他,他就此直接喊我“师傅”了,这就是完全按照戏曲圈的习惯而做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喊我师傅,哪天你也按照戏曲圈的做法给我拜师磕头